

张成功 王小枪◎著

# 密使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凤凰出版社

MISEU

# 密使

张成功 王小枪◎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凤凰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密使 / 张成功, 王小枪著. — 南京: 凤凰出版社,  
2011.7  
ISBN 978-7-5506-0665-4


I. ①密… II. ①张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  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33967号

---

## 书 名 密使

---

- 策 划 人 郭济访  
责 任 编 辑 林雅萍  
设 计 制 作 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凤凰出版社  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 
公 司 网 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<http://www.bookfh.cn>  
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 
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  
开 本 700×1000毫米 1/16  
印 张 25  
字 数 558千字  
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 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06-0665-4  
定 价 38.00元
- 

(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, 联系电话: 010-58572106)

# 第一章

1948年深冬。

解放战争进入到最后阶段。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和长江防线的“枢纽”，整座城市都弥漫着悲凉、压抑而又紧张的气氛。凛冽的北风呼啸着掠过城区，细碎零落的雪花颤抖着坠落地面，枯黄的梧桐树叶在寒风的吹动下飘向路边，挟裹着残雪在墙角旋转，像找不到归宿的孤魂野鬼。国军江防司令官罗安邦袖着手从总统府缓步走出，眼前不停地出现蒋总统绝望的面容，耳边回响着他声嘶力竭却透着无奈的战前动员令。罗安邦在灰色的拱形大门前向卫兵回了个绵软无力的军礼，然后便匆匆钻进停在门口的军用吉普车里，对司机咕哝了一句：“去陆军总医院。”

往日安静祥和的南京陆军总医院里，如今被大大小小的伤员充斥了各个角落。有的拄着双拐，有的缠着绷带，有的眼睛上蒙着眼罩，被战友扶着遛弯，伤势虽然各异，但颓废悲凉的神态已将整个医院弥漫。

手持听诊器或托盘的医生和护士匆匆夹杂其中，没有一丝停滞的意思。院外不时传来军车凄厉刺耳的警笛声，刺透着院墙内诡秘的安静。

突然，几辆军用吉普车和三轮摩托车如脱缰的野马般呼啸驶来，毫不顾忌医院门前步履缓慢的伤员，猛然嘎吱停住。身着黑皮夹克，长发飘飘的罗美慧推开车门，跳下来，冷眼疑惑地瞥了下停在院中央位置突兀的吉普车，没有任何停留，就在手下王松山、何光、乔三民等人的簇拥下冲向院门。

院门前的卫兵看来者凶狠，还未来得及伸手阻拦，就已被何光等先行控制住。罗美慧径自大步进门。

停在院中突兀位置的吉普车的主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国民党陆军中将，南京江防司令官——罗安邦。

此时的他眉头微皱，神色疲惫地坐在内科诊室的椅子上闭目养神。

不一会儿，印有红十字标志的门帘被人轻轻挑起，一位略有些发福的中年男军医在征询过门口守卫的两个士兵后，小心翼翼地进来，轻轻地在罗安邦对面坐好，把手中的听诊器等工具放下，开始检查。因为级别不同，军医问诊的态度也显得和颜悦色，声音柔和：“罗司令？”被吵醒的罗安邦睁开眼，微叹一声：“唉，又来了，还是老毛病啊，睡不着。”军医给罗司令号了一下脉，继续说：“上次开的药吃了没？”罗安邦缓缓地摇摇头，禁不住再长叹一声。军医朝罗安邦看了一眼，拿出笔和处方，边写边问：“那最近梦多吗？”听到这话，罗安邦忍不住苦笑一声：“睡都睡不着，哪来的梦啊？”军医犹豫了下，继而问道：“司令是整晚都不睡，还是……？”“没一天不到卯时的。”说完这话，罗安邦不自觉地揉着眉头上方的天应穴，眉头也相应的更加紧皱起来。

军医稍显踌躇，看着罗安邦痛苦的表情，想了想，正要开口，忽然，“啪、啪”，窗外传来两声清脆的枪响。军医被吓了一跳，手中的笔应声而落。

与此同时，原本安静地在门口守候的卫兵也持枪猛地冲了进来，看到罗司令安然无恙才稍松一口气。可此时受惊的罗司令无暇顾及他们，快步起身走到窗前，想看看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由于内科诊室正处拐角，院内的情景罗安邦看了个正着，只见两个试图阻挡罗美慧的持枪伤员扑倒在地上，手脚犹在微动。伤口都在前胸，白色的病号服被鲜血染红，分外耀眼。

一个军医匆忙跑过去，还没等他发问，何光亮出身份证件：“保密局。”

看到这三个烫金大字，军医面露惧色，唯唯诺诺地后退。罗美慧不屑地发出一声讥笑，和王松山在众特务的簇拥下迫不及待地冲进内科诊室楼门。

当罗美慧等人的身影消失在脚下的楼门前，罗安邦才慢慢将目光回转过来，他感觉有股闷气憋在心中，可又不知该如何排解，只能紧皱眉头缓缓回身坐下。

看到军医发怔，罗安邦开口说道：“麻烦你，安眠药加点量吧。”“这……”军医犹豫道，“司令，巴比妥酸盐的副作用很大，加量的话……恐怕……”

罗安邦看着军医，摆摆手：“就这么办吧。”说完，又闭目斜靠在椅子上不语。

军医不敢坚持，点头答应，出去开药。

不一会儿功夫，门帘再次被挑起，一个戴口罩的护士端着药物盘子进来，走到罗安邦面前：“罗司令？”

罗安邦以为医生把药取回了，没有多想，点点头，可掀开盒子却意外地发现里面没有药，仅是一张纸条。

罗安邦抬头看向护士，目光如炬。

护士用眼睛快速地扫了扫两边，突然压低声音，靠近他的耳边：“罗司令，心病还需

心药医。”

罗安邦沉默不语，看了看她，伸手取出纸条，目送护士快速离去，然后才打开纸条，只见上边一行小字：十五日晚，江滩相见。落款：韦。

罗安邦陷入了沉思。

护士的前脚刚走，内科诊室的门后脚就被猛地踹开，映入眼帘的是那个略显肥胖的男军医，不知道在什么推力的作用下，踉跄着撞进，几欲栽倒。

两个卫兵刷地抽出手枪，将罗司令紧紧护在身后。当看清冲进来的“歹徒”竟是罗美慧等人时，卫兵瞪大眼睛看着罗美慧，惊讶地喊道：“小姐！”

听到这句话，罗美慧也赶紧将枪口下压，诧异地瞪着杏仁般的大眼：“爹？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罗安邦不慌不忙地把纸条揣进兜里，对着罗美慧抬抬眼皮，慢悠悠地反问：“你说呢？”然后从女儿诧异的脸上移开视线，又看向男军医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拿药。”

军医赶忙双手递过来，诚惶诚恐地答道：“司令，您的药。”

罗安邦不动声色地说了声谢谢，然后起身扬长而去。

王松山等人看着他的背影，追也不是，不追也不是，都手足无措呆在原地。唯有一旁的罗美慧气恼地拍了下桌子，脸涨得通红。

长江北岸。

荒凉的丛林中零星地散落着几间破败的茅草屋，如果不靠近去仔细看，会以为是无人居住的地方。这些小破房就是华野驻地敌工部，掌握着华野地区特工人员的第一手资料，也是最核心的资料。

其中一个小木屋里，虽然是屋门紧闭，窗户都被木板死死封住，仍能隐约看到屋内的隐隐光亮。漆黑的屋里，只有一根蜡烛在桌上默默地燃烧，从木板缝隙中透进的凛冽凉风，晃动着蜡烛跳跃的火苗，也让屋里的人感到了一股彻骨的寒意。

屋里只有两个人——于明辉和坐在对面精疲力尽的韩露。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小桌子，一问一答，不带任何色彩地进行了将近一个下午。

于明辉在屋内踱了几步，神情严峻地突然说：“你是特务。”

韩露眼睛里闪现了一丝不耐烦，但仍旧泰然自若地回答：“我不是。”

“知道为什么抓你吗？”于明辉继续咄咄逼人。

“不知道。”韩露瞪了于明辉一眼，心里在想着这漫长的审讯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。

于明辉转而又坐了下来：“祖籍哪里人？叫什么？”

“山东临沂。叫李唐。”韩露回答。

“临沂什么地方？家里有几个人？多大的时候出来的？”

“临沂费县南新庄。家里没人了，十六岁的时候逃难出来的。”

于明辉沉默了一会继续问道：“我听说，临沂叫凤凰城，为什么？”

韩露继续一问三不知：“我不识字，也没念过书，不懂。”

“会写自己的名字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于明辉突然身体前倾，慢慢小声地问：“刚才你睡着了，你说梦话，说收网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从来不知道我说过什么梦话。没什么意思。”韩露挪了下自己已经发麻的双腿，脸色有些茫然地回答道。

“哼……”听到这个答案，于明辉若有若无地飘来一句话：“怕死吗？”

瞬间脸就发白的韩露有些发怔，随即点点头：“害怕。”

于明辉仿佛没有看到韩露脸色的变化，开始和韩露聊家常。

“到城里做过什么活？”

韩露不知道于明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一五一十地回答道：“卖烟，卖柴禾，还有一些杂活，给人做饭。”

“会做什么饭？”

“平时吃的普通菜。”

“鱼会做吗？”

韩露有些疑惑：“会，做得不好。”

于明辉不以为然：“清蒸鱼会做吗？”

“会。”韩露抬头看了眼于明辉，却在他脸上发现不了任何表情。

“做清蒸鱼，用不用醋？”

“嗯……”这个问题更是不着边际，让思想有些游离的韩露更是诧异，她回想了下，悠悠地回答“用。”

“这是我问你的第几遍？”于明辉突然提高嗓门。

吓了一跳的韩露怔怔地嘟囔道：“快三十遍了。”

没等韩露回答完，于明辉继续问：“问的内容一样不一样？”

“不一样。”

于明辉紧紧盯着韩露的脸：“你老家在山东什么地方来着？什么村？”

“临沂费县南新庄。”韩露依旧没有感情地答道。

“逃难那年，怎么出来的？”

“跟着老乡，搭马车。”

“那年是二十岁吧？”

“不是，是十六岁。”

于明辉顿了顿，又问：“最爱吃什么？”

“吃糖。”

于明辉找到了突破口：“你在第七遍的时候，说最爱吃的是葡萄。”

韩露内心大骇，仍假装镇定地说道：“嗯？是吗？”

于明辉步步紧逼：“这是我问你的第三十四遍。”

韩露此时感觉都要疯了，但也只能无奈地答道：“我记不清了。”

于明辉慢慢踱到韩露背后：“多大了今年。”

韩露的忍耐快到极限了：“二十四。”

于明辉紧紧盯着韩露的脸：“哎，你那个唐字，是哪个唐？”

“唐朝的唐。”韩露下意识地回答道，答案一出，韩露就知道自己在最关键的时候露馅了。

于明辉叹口气，“如果我是敌人，你今天就失败了。”然后边说边走到一边，顺手把灯打开，屋内亮了起来。

韩露反思道：“唉，我被你麻痹了，我不识字，不该知道是哪个唐字的。”

于明辉继续恨铁不成钢：“别的也有问题。我问了你三十四遍，同样的问题有二十个，有四次你说的答案是不一样的。最后一次我问你清蒸鱼要不要放醋，你既然会，就不应该犹豫。”

韩露很失落，垂头不语。于明辉怕说得太重，伤了心，于是走过去，坐到她身边，拉着她的手，安慰她。

面对于明辉的安慰，韩露显得越发沮丧：“唉，你就知道哄我。我让你很失望吧？”于明辉抬起韩露的脸，握住她的两只手，认真说道：“吃一堑长一智。干情报工作，一半的命就不是自己的。你明白吗？”

“嗯。”有了于明辉的鼓励，韩露也慢慢地舒展开了紧锁的双眉。

于明辉想到了什么，拉开抽屉，拿出一张报纸，递给韩露。

那是一份《中央日报》，标题醒目地写着“共党间谍阴谋失败身份暴露中弹身亡”，配以黑白照片。照片上，是罗安邦在陆军医院目睹的那两名伤员。

于明辉面孔变得严肃起来：“最近军统的天网计划全面展开了，为了保证长江决战的胜利，军统正在清理我们派到国民党内的同志。可不论他们怎么收网，最终被困的只能是他们自己！”

“他们杀了我们的人，还登报！真是太过分了！”韩露气不过。

于明辉看着她：“这正说明他们害怕，这一仗是他们最后一搏了！所以对敌对我，这一仗都不好打啊！韩露，你一定要牢记训练要素，咱们受到的训练，其中的每一个过程、每一句话，都是牺牲了无数的同志、流了无数的鲜血，才得来的经验教训。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话，你以后都要刻在心里！”

韩露慢慢地靠到于明辉身上，默默地点点头。

于明辉不放心地再次强调：“一定要小心，小心，再小心。答应我，你要活到胜利那天。”

韩露紧紧抱着于明辉：“你也是，我们都要活着，活到我们结婚，活到老！对了，你跟上级汇报我们的事了吗？”

“渡江战役马上就要开打了，现在正是最紧张的时候，怎么跟领导汇报这个啊。”于明辉有些内疚地说道。



“也是。那就等胜利之后吧！”韩露想了想，喃喃地回道。

罗府，客厅里弥漫着其乐融融的氛围。几个精致小菜放在桌上，罗安邦夫妇和女儿罗美慧分坐两边。一家人在吃饭。

唱片机中，放着昆曲《游园惊梦》。这是罗安邦最爱听的曲子。

吃着吃着，罗安邦碗里的米饭空了，罗妻拿过空碗，正要起身，罗美慧抢先接过去，自己去盛。

片刻，罗美慧端着米饭出来，在父亲面前恭敬放下。

罗安邦端起碗，眼睛只看着饭菜，问女儿：“你们今天在医院大开杀戒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罗美慧一愣，随即点点头，轻声道：“爹，你不会是明知故问吧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罗美慧直勾勾地看着父亲，“共匪渡江在即，连保密局在内都全力以赴投入到长江防御之中，作为江防要塞司令官，党国生死寄于您一人身上，您就一点也不……”

罗安邦闻之不再言语，闷头吃饭。

罗美慧正要接着说，母亲夹了一筷子菜，放到她碗里：“吃饭。你就不能让你爹安生一会儿。”

但这筷子菜没挡住罗美慧开口，她神色倔强，表情坦然地继续问：“父亲，那两个伤兵是共匪望风的探子，打死他们，您觉得有什么不妥吗？”

罗安邦顿了顿，等昆曲中一句唱词的最后一个字唱完，才不动声色地开口：“慧儿，是你觉得我有什么不妥吧？”

罗美慧欲言又止，还是闭了嘴，低头吃饭。

罗安邦一推饭碗：“我吃完了。”说罢起身，拿起自己的衣服，穿好就往外走。

罗母着急喊道：“去哪儿啊？”

“散散步。”罗安邦硬邦邦地回应着，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

“爹！”罗美慧站起来叫了一声。

罗安邦站定，稍稍犹豫片刻，最终还是迈开大步，推门而出。

罗美慧站在原地，余怒未消。罗母不知道今天这对父女怎么了，担心地看了女儿一眼，给她把米饭推过去，劝她：“好啦，好啦，你爹能不操心吗？他是不愿意你跟着上火。”谁知罗美慧也气鼓鼓地放下饭碗说了一句：“我饱了。”转身离开了。

寒风凛冽，可月光却出奇的皎洁明亮，满腹心事的罗安邦慢慢地在街上走着，最后晃到江滩边上，看着潮涌的江水，他点燃一支烟，眺望远处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女子身影出现在罗安邦的身旁。这个裹着围巾，戴着口罩，只露出两个眼睛的女子，正是韩露。

罗安邦显然已认出了韩露，对她耳语几句。

韩露面露难色地皱皱眉头：“这个……罗司令你未免有些多虑了……”

没等韩露说完，罗安邦打断她：“韦小姐，既然罗某今天独自前来，足可说明一切。但贵军是不是也应该拿出一点诚意来？否则，教我怎么说服自己？”

韩露听后诚恳地说道：“您的心情我能理解。我党向来恪守承诺，这一点，相信罗司令也有耳闻。您的职务、待遇，我的上级已经保证，是不会有变的。”

罗安邦缓缓摇头：“乱世无信诺。请转告你的上级，我需要更高级别的贵军人士相谈。”

韩露有些焦急，小声且无奈地叫道：“罗司令——”

罗安邦看看这个和自己女儿一般大的姑娘，还是摆一摆手：“如有诚意，五天后的现在，还在这里见面。

告辞。”说完，转身离开，渐行渐远。

罗安邦以为这次见面神不知鬼不觉，谁能想到离江滩不远处的树林里，他和韩露的一举一动都尽入女儿罗美慧的望远镜中。

而在江北华野敌工部，秘书正手持电报，匆匆走进屋内，将电报递给敌工部部长陆明。

此刻，拿在陆明手里的，是韩露发来的电报：“大鱼已咬钩，但需诱饵出动。韩。”

陆明沉思片刻，然后吩咐秘书：“通知于明辉，开始行动。”

次日清晨，罗美慧一反常态地支起耳朵贴在房门上，听到父亲出门的脚步声，立刻披上一件晨衣来到客厅。罗母此时还在楼上睡觉，偌大的客厅里空荡荡的。罗美慧有些迟疑，想了想，还是走到墙角的军用电话机旁边，将事先准备好的窃听器小心翼翼地安装在电话的听筒里。做完了这一切，她这才起身，转头看到父亲挂在厅里的大幅戎装照片，禁不住微微叹气。

窃听器安装好的几天里，罗美慧都佯装身体不适没有出门，实际就窝在自己的房间里不间断地调试监听设备。突然，耳机里出现了罗安邦铿锵有力的声音：“……好……今晚，地点不变……良禽择木而栖，罗某是懂的……再见。”因为设备的调试还是没有太到位，刺啦刺啦的声音不绝于耳。罗美慧屏气凝神，听到“良禽择木”四个字后，猛然摘下耳机，眉头紧紧皱了起来。只几秒钟，她抓起电话：“我是罗美慧，通知一组、四组，全体集合。马上！”

罗安邦对女儿的监视并无丝毫察觉，他仍按约定时间来到江滩边上，看着夕阳的余晖慢慢将整个江水染红。他默默地吸着烟。副官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，警惕地盯着周围的情况。

在江边东侧的树林中，王松山、乔三民、何光遵照罗美慧的命令，各带着一队保密局的特务，悄悄摸近江滩。他们兵分三路，呈三角形围住罗安邦。

一个特务正盯着江边的情况，忽然觉得旁边有些不对劲，他仔细地看去，发现不远处

树丛覆盖的地方，一个人影身上盖着一些掩护踪迹的树叶，露出来一双脚，脚上穿的是一双军用皮鞋，鞋尖朝下。特务大惊，慢慢摸到何光身边，拉拉他，向那双脚指去。何光也看到了，飞快地摸出枪来，做个包抄的手势，三个人向着目标围了过去。何光做个手势，一个特务猛地把覆盖在目标身上的树丛掀开，树丛下面，是一个穿着军服、趴在地上用步枪瞄准的军人，另一个特务马上过去用枪逼住了他。

这个人很疑惑，但随即放下枪，把手举了起来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埋伏好的王松山身后也出现了一个人。他刚一回头，一支枪口顶到了他的额头上。王松山马上把手举了起来，抬头看去，持枪者穿着国民党的军装，正冷冷地盯着他。王松山有些发愣，看看对方的装束，又看看同伴，他们也是一脸迷惑。持枪的军士看着穿便装的王松山等人，也很迷惑，有些紧张地问：“你们，是共产党吧？”

王松山气急败坏，掏出证件扔给军士。军士打开证件，翻来覆去地看，禁不住小声嘀咕：“保密局王松山。原来都是自己人。”脸上仍是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。

王松山恼羞成怒，破口大骂：“看什么看，把你的枪口拿走！”另一处，乔三民那边也出现了纰漏，他和几个特务，与另外四五个持枪的军士互相拔枪指着对方，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。双方相互僵持着，都不愿把手中的枪放下，气氛紧张无比。

此时在离他们不远的的一个土山上，胡子拉碴的于明辉隐蔽在土山后面，正拿着望远镜，观察着对面的情况。

从望远镜里看去，罗安邦和副官静静地等在江边。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，罗安邦不时看着表，显然已经开始有一些不耐烦。

这时候，江滩东侧的树林中忽然传来哗啦呼啦的拉枪栓声和吵闹声。罗安邦一惊，诧异地看去。副官看看罗安邦，罗安邦冲他点点头，副官马上飞快地向江滩东侧跑去。

副官快步跑到树林里，压低声音问领头的警卫连长：“怎么回事？他们是什么人？”连长也是一头雾水，回答不知道的同时，也没有放下枪的意思。副官扫了眼保密局的人，命令连长：“下他们的枪。”

“谁敢？！”乔三民急了，走前两步。

副官仔细审视了一下乔三民的脸，将枪对准他的脑门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再废话，我现在就崩了你！”

两人都是一副不怕死的表情。身边的士兵和特务看着他们，一时也摸不着头脑，不知道到底该干什么。大家都僵在那里。

“都别开枪。”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出现在副官身后。

副官回头一看，无比惊愕地说：“小姐？！”

罗安邦心烦意乱地站在江边，琢磨着到底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，待看清同副官一起回来的还有自己的女儿时，不禁涌起一股愤怒，厉声质问女儿：“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罗美慧冷冷地针锋相对：“爹，这话应该是我问你！”

罗安邦强压怒火快速看看左右：“我没工夫跟你解释，快回去！”

罗美慧却纹丝不动。

“除了添乱，你说你还能干些什么？”罗安邦低声指责。

这话说到了罗美慧的痛处，罗美慧内心委屈却仍旧怒目瞪圆：“我的父亲应该是忠诚于党国的铁血将军，我决不允许他成为通共投敌的叛徒！”

远处土山上，于明辉看到罗美慧出现时，大大吃了一惊，眼睛顿时睁大了。他暗暗决定不动声色，静观事态的发展。

罗安邦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，对于女儿咄咄逼人的质问，深呼吸一口，背对女儿，没有说话，转而问身边的副官：“那边怎么样了？”

副官低声报告：“都处理好了，没问题。”

罗安邦这才脸色稍缓，点点头，转身命令罗美慧：“你马上回家，这里的事情，你不要插手。”

罗美慧急得眼泪都快要掉出来了：“爹！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！”

罗安邦对副官做个手势，副官敬礼以后立即跑开，到另一边去观察情况。

远处土山上的于明辉紧紧盯着这里，不知道罗安邦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不一会儿，他便发现罗安邦走到罗美慧面前，对她耳语了几句。罗美慧一愣，转而换上一副惊喜的笑容，继而点点头，右臂高举，往树林处用右手做了一个大拇指向上的手势，顺时针大幅度地举着手臂，在空中划了三圈。

顷刻，树林里沙沙的声音马上都没有了。一片平静。

于明辉猛然意识到事情不对，马上用望远镜搜寻外围。远远望去，镜头里出现包着头巾的韩露和一个穿着风衣、戴着帽子的男子。他们正向着江滩若无其事地走去。

于明辉脑子嗡的一声：“坏了！中罗安邦的计了！”

迷蒙的月光下，江滩静谧得让人有种诡异的窒息感，罗美慧趁黑夜的掩护快速离开。

罗安邦警惕地看着周围。

韩露和风衣男子离罗安邦越来越近。看在眼里的于明辉急了，拿出枪，瞄准罗美慧果断地扣动了扳机。一声低闷的枪响，打在了罗美慧旁边的地上。罗美慧一惊，赶紧卧倒。旁边不远处的罗安邦和副官闻声大惊，拔枪四处查看。罗美慧顾不得检查自己有没有受伤，赶紧向手下先做个手势，特务们纷纷向于明辉的方位开枪。

听到枪响的韩露和风衣男子马上站定，明白出了情况，回头猛跑着离开。

于明辉看见罗安邦和副官在韩露他们身后紧追不舍，于是瞄准副官“啪”的一声，副官应声而倒。罗安邦急了，撒腿往罗美慧身边跑。

乔三民看清楚开枪的方向，瞄准于明辉连开三枪。于明辉险些被击中，赶紧挪到另一边，瞄向不断对特务和士兵们发号施令的罗美慧。一声枪响，跑到女儿身旁的罗安邦下意识地罗美慧往自己身后一拉，只听扑哧一声，罗安邦的胸口中了一枪。

于明辉眼看韩露和风衣男子已经跑远，不愿恋战，也乘机向后退去。

罗美慧反应过来向罗安邦扑了过去，伸手一摸，发觉罗安邦的胸口已经渗满鲜血，她疯了般地呼喊：“爸！”

罗安邦的意外身亡，让罗府上下惊慌一片。

罗美慧和母亲为罗安邦设立了灵堂，挂着大大的罗安邦照片。唱片机中，放着罗安邦最爱听的昆曲《游园惊梦》。

此刻，罗母已经哭成了泪人。罗美慧跪在父亲的灵前，一张一张地给父亲烧着纸钱。看着熊熊火光，罗美慧平静而坚定地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会给爹报仇的。很快，很快我就让那些共匪在爹坟前以死谢罪！”

罗母悲痛之余，只希望女儿不再步丈夫的后尘，绝不能再让女儿有个三长两短，于是毅然打断了女儿的话：“谁要你报仇？我只想跟你们父女俩平平安安地过日子！可是你们就是不听我的话！成天打打杀杀，现在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已经哽咽得说不下去了。

罗美慧安慰着悲伤欲绝的母亲，心底的复仇之火却愈加炽烈。

与此同时，罗安邦的诈降事件也震惊了江北华野司令部。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，王司令抱着个布满茶渍的缸子不停地喝水，抬眼看看陆明说道：“计划要重新部署。罗安邦死了，军统那帮人肯定会疯的。”

“嗯，天网计划的力度肯定还要加大。”陆明懊恼地答道。

“这是个教训啊，差点就上当了。一定要保证每个同志的安全！”王司令敲着桌子强调着，然后又问：“谁接替罗安邦的位子？有消息吗？”

陆明赶紧说：“这个暂时还不知道，不过，南京方面倒是另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。蒋介石正全力修筑长江防御工事，准备与我们决一死战。南京地下组织送来情报，说国民党准备从美国请军事专家参与江防体系的设计，其中有一个人非常重要，是西点军校的教官……”

还没等陆明说完，王司令就插了一句：“美国人？”

陆明知道王司令对美国人向来没有好感，说：“他是华人，原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，毕业后被直接保送到美国西点军校深造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声音渐渐低了下去，附在王司令耳边悄声密语。

王司令听罢，精神为之一振：“喔？这么巧？是不是打死罗安邦的那个侦察队长？”

陆明点点头：“是的，他有很丰富的敌后工作经验，不仅胆量过人，而且熟悉各种侦察手段，还会日语和英语。这次的事情非常巧，也许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。”

王司令想了想：“这可是个好苗子，你敢拿他冒险吗？”

“越是困难的任务，越得好苗子上。”

王司令点点头：“好，我要见见他。”

王司令要见的是于明辉。

听闻首长要见自己，于明辉匆匆整理了下军容风纪，赶紧赶了过来，在门口正腔圆地喊了一声：“报告”。

陆明朝于明辉笑着招招手，让他进来的同时向他使个眼色。于明辉心领神会，进门后

“啪”的向王司令敬了一个标准的礼：“报告王司令！敌工部侦察大队长于明辉，听候您的指示！”王司令笑着走过来，拍拍于明辉的肩说：“来来，坐。这次夜会罗安邦，你局势控制得很好，很不错。”

于明辉小声地说：“王司令过奖！”

王司令看他有些紧张，微笑着让他坐下，顺便给他倒了杯热水：“我有几个事要问你。”

于明辉马上坐直了。

“哪年参加的革命？”

“报告司令员，1938年在苏北参加的中共抗日游击队，后改编为新四军。”

王司令看着他：“你负责情报工作以来，身边牺牲了几个同志？”

于明辉低下头，声音低沉了下来：“本部，一共十七个”。

王司令点点头，继续问：“如果换做是你，有牺牲的危险，你会不会……”

没等王司令问完，于明辉立马挺直胸膛，提高声音：“参加革命的那一天，我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！”

王司令笑笑，重新让于明辉坐下：“如果——如果你牺牲了，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？”

于明辉犹豫了一下，依旧大嗓门地说：“报告司令员，没要求！”

王司令点点头，继续问：“你有几个兄弟姐妹？”

“有一个哥哥、一个姐姐。”

“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姐姐和爹妈都被日本人害死了。哥哥也找不着了。”

从于明辉的声音里听不出任何的感情色彩。

王司令和陆明对视了一眼，点头对于明辉说：“好，那你先回去吧。”

于明辉一头雾水，但军人服从命令的天性还是让他回答了一声“是”后，大踏步地走出房门。

陆明在于明辉离开后和王司令员商量，决定实施拟定的计划。他立刻赶到离司令部不远的敌工部机要室，向南京地下党组织发出电报：“……狗开始咬人，不但吃肉，青菜和豆腐也是它们的目标。从现在开始，一切以保存自己为原则，不要打狗，必要时，放弃任务，原地待命。”陆明刚发完电报，机要员走了进来，递给陆明一份资料。资料袋上标着三个大字：于明阳。陆明从档案袋里拿出资料，看到照片他灵机一动。于是让机要员找来几个士兵，让他们辨认照片。几名士兵异口同声说这是于明辉。陆明心中大喜。

南京。保密局里，气氛极度压抑，所有人都行色匆匆，连往日的寒暄也是能省则省。

持别行动处的人日子就更是难过了，个个小心翼翼，唯恐做错了什么。这不，处长罗美慧此刻正铁青着脸，坐在办公桌后面。冷眼盯着站立在对面的王松山等各个组长。王松山等噤若寒蝉，垂手而立。罗美慧大发脾气：“重点排查跟我父亲接触的那个女共谍，无论多难，只要和她相关的人，不管身份、地位、男女、老小，全部抓回来。谁放走一个，杀无赦！”王松山等诺诺连声。罗美慧又恶狠狠地补上一句：“还有那个埋伏在暗处开枪

的同志！

王松山等苦着脸，像垫在桌腿下的蛤蟆，硬撑着回答“是”。罗美慧不耐烦地向其他几个组长挥挥手，唯独留下了最得力的干将王松山。她将一个个封皮上印有“于明阳”三个字的档案册推给王松山说：“你看看吧。”王松山打开档案册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半身标准照，照片和陆明看的照片一样，是于明阳。

罗美慧语调严肃地吩咐王松山：“这是马上要回国增援江防力量的军事专家。三天后，他从美国启程，第一个地点是闽南海岸线的卧龙山军事基地，飞机加油期间，要针对防止游击队和共军的侦察部队对飞机偷袭做好准备，你马上做一个保护计划。”

王松山边仔细翻看着照片边点头答应：“是。卑职一定反复研商接送方案，保证做到万无一失！”

罗美慧不放心地叮嘱：“别大意。共谍也不是白吃饭的，他们要是知道消息，是个大麻烦。”

想到上次任务的失利，王松山赶紧立正回答道：“我一定尽力。”

罗美慧白了他一眼，继续说道：“共匪情报部门狡猾万端，抗战时我曾和他们的谍报人员合作过，他们一旦确定目标，必有斩获，而且是神不知，鬼不觉，变化无常，让人防不胜防。海外来客对长江决战的重要性，他们不会不明白，肯定会想法对付我们，甚至有可能把客人劫走，为他们所用。高水平的军事专家历来都是稀缺人才！所以你们必须完成任务！”

王松山信誓旦旦地回答：“处座放心，我们行动二队从来没有让您失望过！我和张发运副队长一定会把客人安全地接到南京！”

看到王松山有这样的决心，罗美慧点点头，同时又漫不经心地补了一句话：“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我已请示过毛局长，局座吩咐，如出现万一情况，就断然采取非常措施！”

听到“非常措施”这四个字，王松山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：“处座的意思是……”

罗美慧一字一顿：“如不能为我所用，宁可让客人永远消失，也不能让他落入共匪手中！”

江北。华野驻地。

于明辉快步走进司令部，一声低沉有力的“报告”，将正在翻看文件的王司令惊醒。

“司令，您找我什么事？”于明辉举手敬礼后问道。

王司令抬眼不无欣赏地看着于明辉：“有个非比寻常的任务，组织经过研究，打算让你去执行。”

一听有任务，于明辉顿时精神抖擞，竖起耳朵仔细倾听，生怕漏过一个字。

“这次任务事关重大，关系到整个长江局势。”

这个任务别人做不了，只有你去，但很危险，稍有不慎，就可能付出性命！”

于明辉声音洪亮地说：“我已经做好一切准备！请首长发命令吧！”

王司令笑笑，把手里的照片交给于明辉：“你先看看这个吧！”

于明辉兴奋地接过照片，可越看眼睛瞪得越大，惊异地脱口而出：“哥！”他看着照片，心情激动又有些莫名，狐疑地问王司令：“我和我哥失散十几年了，一直没有他的消息，我以为他死了。您怎么会有他的照片？他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你哥哥于明阳军校毕业后就去了美国，现在已经是著名的军事专家，精通火炮和战争防御工事设计。三天后，他就要回国了。”王司令员语调平缓地说。“啊！是吗？……回国……”于明辉愈加惊诧起来。

王司令员紧盯着于明辉，加重语气：“不过，你哥是国民党请回来的，增援他们的长江防御，也就是说，他是来帮助国民党打我们的！”

于明辉听到这些似有所悟，犹豫片刻后定了定神说：“司令员您放心，我身为革命队伍的一员，绝不会对反革命的哥哥念私情，只要他敢与人民为敌，战场上我不会饶过他！”

王司令员摆摆手：“明辉同志，你理解错了，我们是希望你能去争取他。明辉，以你对你哥的了解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？”

于明辉沉默了一下，摇了摇头：“我哥我太了解了，他把三民主义天天挂在嘴边，是个顽固分子。”

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时间可以改变一切。说不定你哥哥对目前国共的情况也有些了解，思想上发生变化也是很有可能的。”王司令员似乎是在给予明辉打气。

于明辉仍旧不停地摇头：“十二年前我逃出军校的时候，我哥叮嘱我干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要投共产党。后来我流落到苏北，亲眼看到新四军才是真正打日本队伍，就参了军。之后我给他写了好几封信，劝他弃暗投明，他不仅没有回信，还把我的信原封不动地给退了回来。你说他是个什么人，为了三民主义，连我这个弟弟都可以不联系。”

“没有一点可能吗？”王司令员仍是对于明辉充满期待。

于明辉依旧坚决地摇摇头。

王司令员不无失望地叹了口气。

走出司令部后，于明辉内心无法平静。他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，静静地想着哥哥于明阳。直到赵教导员背着个手走过来，在他旁边坐下，他才猛然惊觉。

赵教导员坐下的第一句就充满了戏谑口吻：“怎么，你小子翅膀硬了，连首长给的任务都有胆子推？”

于明辉着实无奈，恳切地说出心里话：“不是我不接受任务，关键是我哥哥这个人，太……您不了解他，不管是谁，只要跟他提共产党他肯定翻脸。”

“有那么绝吗？一个妈生的兄弟俩，不会一点旧情都不念的。我们只是需要一个打动他的理由。”赵教导员循循善诱。

于明辉犹犹豫豫：“老赵，其实我跟我哥脾气特别像。如果他现在来策反我，我也不会改变信仰的。”

赵教导员用小木棍拨拉了一下面前的草地：“别说得那么绝对，你试都没试过怎么知道？”



于明辉为难地眉峰紧锁：“可我一点把握都没有。”

老赵真不愧是做思想工作的教导员，他开始耐心地说：“组织上也下死命令让你必须把他争取过来，你自己不要心急。要不这样，你和他见个面好好聊聊，争取让他来江北亲自看一看再做决定。毕竟他在国外多年，国内真实的情况都不了解。看过以后，如果他执意不改，我们也不强求，一定平安把他送回去。”他见于明辉还是不说一句话，继续劝说：“长江自古就易守难攻，国民党又只剩下这最后一道防线，老蒋把家底都拿出来了。再加上你哥回来帮忙，咱们未来这一仗可就难打了。组织上如果不是迫不得已，也不会让你去冒这个险。你好好想想！”

赵教导员的话终于起了作用，不由得让于明辉有了点心动，打算尝试一下。他对赵教导员点了点头。见于明辉终于被说动，赵教导员笑了，从背后拿出王司令看过的，装有于明阳资料的文件袋递给于明辉：“拿回去好好背熟了。还有，这次任务是一级保密。整个华野，只有王司令、你、我和陆部长四个人知道。注意保密！”看着赵教导员递过来的文件袋，于明辉明白他这是准备好了来劝自己的，不禁笑了：“这都准备好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会答应呢？”赵教导员一笑：“你小子我还不了解么！走，累了一天了，赶紧回去吃饭吧，要不然连残汁都不剩啦。”

剩下的两天，于明辉足不出户，认真为任务做着准备工作。

等于明辉完全记熟了哥哥的全部资料后，在一个星光暗淡，寂静空旷的夜里，来到长江岸边，登上早已静静泊在芦苇丛里的小木船。临出发前，于明辉、赵教导员和另外四名侦察队员列队挺立。此时的于明辉已剃去胡须，顿显英气勃发。

王司令员和陆明部长亲自到江边送行。王司令员赞赏地看着于明辉等，说道：“同志们，你们应该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，你们是要去取长江的钥匙，对渡江战役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，祝你们马到成功，凯旋归来！”于明辉等举手向王司令员和陆明敬礼。陆明最后叮嘱：“你们到了那边，会有地下组织和游击队全力协助配合，一定要保证安全。出发吧！”挥别了王司令员和陆明部长，侦察队员们随着于明辉跳上木船。

福州卧龙山军事基地。

福州绥靖公署参谋处长关良带着王松山、张发运在不停地看着地图部署迎接海外来客事项，他们丝毫不敢松懈，力求把每个细节都做到万无一失。

关良指点着地图说：“这儿是飞机降落点。当晚住在这个位置。整个区域，南边是山，北面是我们自己的部队，从东到西，都有警卫。第二天一早，专车就会把客人送走。”

王松山不放心地说：“关兄，别怪我多嘴，这次任务实在是太过重要，所以还是……”

关良豪气地拍拍胸脯：“你放心，一只苍蝇也飞不进来！”

王松山和张发运对视一眼，笑笑说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另外希望关兄能尽快安排飞机加油，防止夜长梦多，出现万一，这个，也是毛局长的意思。”

看着王松山还是不放心的神色，关良拍拍王松山的肩膀：“王兄尽管放心。说句实话，早送走客人，我也就早一点轻松，身上的责任和负担也就少了一分。但我作为东道主，总